

良齋文稿

十二

有
1030

○春王正月辯

聖人受命而王天下必作禮樂易服色改正朔以立
一代之法與天下更始其所係者至重矣故孔子修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所以明一王之法也而後
世衆說紛紜迄無定說夫春秋孔子之所以明是非
垂法於萬世而開卷第一義紛然聚訟學者尤不可
不盡心焉予請辯之伊川程子謂正月只是周正建
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
時以立義耳胡康侯從之又引商書十二月漢史冬
十月以為周時月俱不改之證蔡仲默書傳沿胡氏



又歷舉詩及漢史證之朱子亦嘗据伊川謂周固已
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即
今時之秋以此考之春秋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
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
此也晦叔集答呂然語類所載則云文定春秋說夫子
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
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
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王正月夫子所
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
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

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此說又與程子胡
氏不同程朱之言學者所奉以為著龜者而其言紛
然吾孰適從愚竊謂子思子有言非天子不議禮不
制度孔子修春秋將以寓王法明是非於萬世而更
改周正以夏時冠月是欲正天下之是非而先自陷
於僭竊又何以為孔子則程子之言固已誤矣聖人
改正朔新民之視聽其義當炳然如揭日月矣若名
為改正朔而其實時月俱不改是徒立空名於上而
示天下以虛文何足以治百官朝諸侯而號令于四
海哉且時月俱不改孔子何必云行夏之時則胡氏

蔡氏之誤亦昭昭矣胡氏蔡氏並引商書漢史為左
證此亦不博攷之過耳左傳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
月於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由是推之商書伊訓元祀
十有二月即為夏正十一月明矣漢律歷志引太初
歷云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訓篇惟太甲元年
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朔此所
引與今書不同言雖有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
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夫太初歷漢武帝命唐都洛下
閎等造之實為後世歷算之祖其言洵可信矣則元
祀十有二月即為夏正南至之月最無可疑焉且引

詩為周時月不改之徵此亦不然詩本歌謠又多言
民事故用夏正以便文通俗耳豳風七月流火九月
授衣小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頌維暮之春亦又
何求皆夏正也其他論語所載暮春春服既成是用
夏正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
梁成是用周正固非有義特隨便而言之爾蓋分至
啓閉民事早晚從民所便習仍用夏正改元頒曆朝
廷政令之施設悉從周正故孔子修春秋一從周正
不敢僭易何者時王之法截然不可改也仲默不辨
詩書體制之異強會而為之說無乃不博攷之過乎

至于史漢書元年冬十月則史官追改之文也史記
高祖本紀正月顏師古註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
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指也以十月為歲
首即以十月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也他
皆放此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史官追改矣蔡氏
不察以為信然不亦踈乎朱子答呂晦叔書云注家
謂秦漢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攷之其見固已及之
矣但語焉而不詳耳然其學問精博於書靡不讀迥
出伊川康侯之上故雖嘗從其說後復改之學者當
以語類為定論

顓頊造曆以建寅為歲首嗣後帝王皆沿之觀
堯典叙四時可知矣湯以諸侯革夏命然後改
正朔新民視聽武王亦然然則三正之說夏以
前未有也夏書殷征云怠棄三正孔安國謂怠
棄天地人之正道得之矣蔡仲默以為子丑寅
三正非也以建寅為正月遠古以來民俗通用
雖湯武既改之而尚襲用之朝廷亦或沿之若
金縢秋大熟周禮正歲之類是也朱子詩傳引
呂氏云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
果若其言是周歷夏商未有天下之時私有紀

候之法既以建子為正月故稱十月為改歲無
乃僭濫乎所謂改歲者先儒謂時至冬歲事將
改亦猶堯典稱冬為朔易之義若以十月為改
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亦一篇之
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此辯致確因復錄出
補本篇之遺云信又識

三代白田考

堯舜三代之世貴賤皆以稷為常食而黍粱菽麥之
屬亦兼食之故多白田少水田稻米甚乏民貴重之
不以為常食曲禮謂之嘉蔬論語與衣錦相配其貴
可知矣蓋唐虞三代風氣未闢帝都皆在西北高原
東南衍沃荆楚吳越概為夷蠻之境故水田絕少民
不得多種稻也漢書食貨志云后稷為田一畝三畝
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墾
其土以附苗根隴盡畝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顏師古注能此乃今時白田之制與水田不同且黍稷菽

麥之類皆宜高地惟稻非水田不可故周禮特設稻
人之官掌之其職云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
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
芟作田註云豬者破也列田之畦埒也澮田尾去水
大溝作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
前年所芟之草凡稼澤夏殄草而芟夷之據此則稻
田之制即今世水田以水為主者漢土後世江南之
水田寔多民以稻為食至于江北則雖後世亦食黍
稷非若我邦從古以稻為常食也故遂人匠人所載
溝洫之制皆為正經界備旱潦而設爾迄于戰國秦
漢有鑿渠溉田之事然亦唯注填閼之水溉斥鹵之

地以沃壤耳非為水田也故其歌曰涇水一石其泥
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則其為白田亦明矣王應
電曰中原高地水深土厚宜於黍稷麥惟近水下
地乃可教民種稻以其不服習故特設官掌之易核
曰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
宜於荊揚蓋荊揚二州厥田惟塗泥乃沮如下澤之
地故言其穀宜稻此稻人所以掌下地王志長曰三
代之時江漢以南不通中國后稷所謂誕降嘉種禾
後稷穠皆西北高原而已而溝洫水利未嘗不講班
孟堅西都賦云鄭伯之沃衣食之源是西京猶興水

田之利也嗣後故道不可考沃壤化為石田而東南人力兼盡歲漕數百萬之粟於京師遂以天下仰給於一隅可歎也此諸說亦可以證西北高地皆白田種黍稷矣但王氏以鄭伯之沃為水田偶失考鄭伯所既亦惟開渠通水供白田之灌溉耳陳子龍曰今北多黍稷南僅秣稻乖備種之義矣玄扈曰北方之可為水田者少可為旱田者多此說係前明萬曆間事而南北種藝各殊則上古中原田畝之形勢可想見矣

格物論上

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有是物必有是理自父子兄弟以至於四海民人之遠自天地日月以至於草木羽毛鱗介之微神禹不能辨其類隸首不能舉其數皆物也而莫不有是理不知學者將從何處格物若盡格之歟則雖窮年卒歲弊精力廢寢食不息安得舉天下之而盡窮之耶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夫以堯舜之智孔子之聖猶有所不知况後生末學欲知堯舜孔子之所不知盡神禹隸首之所不能盡是猶精衛之

填海致室之負山不亦迂而煩乎堯之授舜也以執
中舜之授禹也加之以精一而其命契教民也以五
教孟子稱三代之學曰皆所以明人倫也以是觀之
格物之要莫先於人倫人倫既明而後可以治天下
國家矣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又曰以脩身為本
其所以拳拳於斯者不一而足蓋聖人懼夫學者惟
末之逐而遺人倫之大本故嚴其次序而垂之誡也
學者不於此竭力焉而泛泛乎欲窮天下萬物之理
不亦勞而寡功乎故予嘗曰人倫之外無問學焉天
下國家之外無事業焉若夫星緯曆算農圃醫卜釣

漁之類何必竭力於其間哉凡事一則精二則粗得
大者必遺小趨末者必失本故賈精於貨物而不可
以為賈師農精於五穀而不可以為農師工精於器
械而不可以為工師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技者
精於政也堯舜治天下其精於天文不如羲和精於
樂不如夔精於草木鳥獸不如朱虎熊羆不能此數
者而為天下之聖主者精於道也是以大學格物之
方在于明人倫精義理而小技末藝不急之務則置
而不講矣五穀吾知其宜下地宜于高原春耕而秋
獲而已若其性味種藝之詳付之農夫可矣牛馬豺

狼麋鹿吾知其可獮而食可羈勒而乘載而已若其
畜養殺獲之詳付之虞人牧人可矣參苓伏朮藥石
之劑吾知其可療疾而已若其性味寒涼之詳付之
醫人可矣鄙語曰耕問農織問婢是不遠之喻也蓋
亦就大學之成法觀之民之後秀者惟得入大學其
他皆歸之民農也工也商也凡鄙事小技彼皆為之
於天下之用無闕焉入大學者不過講究脩身齊家
平治天下之道安有汲汲然留心於農圃醫卜鳥獸
草木之微而以為格物之方者哉或曰古者伏羲畫
卦神農種五穀制醫藥顓頊作曆此皆明於天地萬

物之理以開物成務濟天下之用而子一筆勾之曰
學唯明人倫治家國而已矣無乃與聖人之道相背
馳乎予曰聖人之教隨時而不同遠古民未知趨吉
避凶也故伏犧教以卜筮未知養生治疾也故神農
教以醫藥種藝未知節氣早晚之節也故顓頊作曆
以明之此皆於當時為急務而今則各有其職學者
豈可屑屑然竭力於此而不務大學之成法乎哉

格物論下
自孔孟沒而格物之義不明學者支蔓於訓詁泛濫
乎詞章其所為皆不得聖賢大學之法雖有聰明達
古今者出於其間不能窺斯道之全體遂流入異
端道術為天下裂幸而程朱諸賢生乎千有餘年之
後始繼絕學得以明格物之義學者將捨此而何所
據哉然世儒猶疑且排之者輒以程子一草一木之
語為口實又斥朱子即天下之物而窮其理予亦嘗
不能無疑因反覆其書而得其解焉程子曰楊子云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

格物論下

自孔孟沒而格物之義不明學者支蔓於訓詁泛濫
乎詞章其所為皆不得聖賢大學之法雖有聰明達
古今者出於其間不能窺斯道之全體遂流入異
端道術為天下裂幸而程朱諸賢生乎千有餘年之
後始繼絕學得以明格物之義學者將捨此而何所
據哉然世儒猶疑且排之者輒以程子一草一木之
語為口實又斥朱子即天下之物而窮其理予亦嘗
不能無疑因反覆其書而得其解焉程子曰楊子云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

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又曰技藝不能安足耻為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耻也夫天文地理士之所當留心伎藝亦不可不知而程子乃謂不能此無害於為儒况於一草一木之理乎朱子答陳齊仲書曰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一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此見程子之言特以明此理之無不在蓋有為而發也世儒不善觀其書而輒排之妄矣獨至朱子即天下之物而窮其理一語則疑若茫無畔崖者然其答吳伯豐書曰程子格物之說謂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又大學或問論格物之方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間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

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此說並於格物之義極為明暢蓋夫蓋天地萬物皆吾分內事其理固不容不知但人智力有所不能及遍則格之之方自有本末先後之序秩然不可紊者故雖曰即天下之物而窮其理亦惟概舉而統言之以極規模之大其實非謂學者必盡窮天下之理不可一物而有遺也若夫天地鬼神之變草木鳥獸之宜則姬易陰陽之道周禮先王設官區處鳥獸草木之類是又大人君子所宜留心非必窮動植之理如楮鞭家然也學者誠能明倫理修道德

曰生象與地

如曆算家

朱子

大人之事備矣一旦進而行政必能使斯民沐浴膏澤之中雖於萬物之理有所遺亦無害於吾一體之仁又何必存心於一草一木器用之間哉請試舉一端言之世愈下而術愈精者惟天文地理為然三代之時推步不精未能測日食至有俄遇其變而廢朝停柩西漢已來其法寔明而未精也若月食地影之說迄唐宋猶不概知地理之學亦然至于前明李瑪竇湯若望艾儒畧之徒然後星象輿地之學精詣獨絕千古所未有也然精于形器不通于大道與程朱所云窮理者其名同而其實相懸絕矣程朱若使學

者窮天地萬物之理如李瑪竇艾儒畧之為是驅天下而納之汙漫紛綸不可知之域豈惟與聖賢大學之道相去萬里雖訓詁詞章之學亦不如是之煩碎猥瑣也程朱之賢寧有是乎哉故善觀程朱之言者知其大有功於聖門不善觀程朱之言者以為瞿曇也為楮鞭也可勝歎哉

大學誠意章句異同
朱子易簣前三日改誠意章句事見年譜而未審其所改新安陳氏謂諸本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惟祝氏本作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是絕筆定本也呂晚村從之蔡虛齋謂舊本作欲其一於善後依祝本改云必自慊以愚所見元本尤為明白吳志忠謂大全全襲倪士毅輯釋本輯釋以祝氏本為據非定本也胡氏通真氏集編趙氏纂疏及儀禮經傳通傳通解黃氏日抄並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是絕筆改定也胡肫明則謂先儒據祝氏本為絕筆所改唯聖

經三字改一於善而誠意章無可考今觀沈間李敬子所問自欺有三說皆與今本不同今本章句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數語渾圓的當此必是最後更改其為絕筆與否則未可知耳諸說紛紜如此未知其孰是愚案年譜云慶元庚申公七十一歲四月辛酉改誠意句甲子易箴今考諸本傳六章誠意注皆同則聖經章句為絕筆明矣但祝氏本與真氏趙氏諸本不同亦未知孰是予以真氏趙氏本為是欲一於善為是竊謂誠意大學一篇樞紐關鍵蓋天命之理具於心心之所發莫不善

而拘蔽於物欲不免私意夾雜于其間故雖知為善以去惡而其所發遂流於惡是謂自欺此見意之誠不誠善惡所由分為舜為跖間不容髮是以誠意之功實其所發欲其必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一則純二則雜純則善雜則惡不入於此必入於彼學者惟在於用力於此而已一於善三字極為的切若作必自慊是惟援傳釋經於經旨無發明焉且必自慊之意已包在無自欺句中當以纂疏本為定本但坊本一從大全刊布天下學者先入為主且以祝氏為文公毋黨故信而不疑中庸首章注亦然大全全襲輯釋

何足據哉大學舊本必自慊三字改定亦三字中庸
首章章句舊本七十一字改定亦七十一字竊謂當
時已上梨棗故計字數以嵌補之如削足容屨而筆
力圓活愈改愈精乃知千古苦心瘁力於經釋者莫
如文公千古精妙於注文者亦莫如文公注釋之精
人皆知之注文之妙世或不之察故一言之

中庸首章注釋異同

中庸首章注大全從輯釋本作蓋人知有己之有性
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
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
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
亦此意也纂疏本作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
道教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
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
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兩說
皆出朱子其一必有確不可易者愚謂前說得子思

立言之指後說括子思之意而於學者更加警策蓋
孔子歿源遠流分各自成說異端又群起其間道術
為天下裂當是時學者皆知已之有性而其說之也
或謂無善無不善或謂有善有不善或謂善惡混孰
能知其出於天而不可易哉皆知事之有道而其說
之也或以為假于外而矯其性或以為出於聖人作
為或以為恬澹虛無孰能知其由於性而不可離哉
皆知聖人之有教而其說之也或以博學多能為主
或以刑名法術為要或以霸術功利為本紛紛籍籍
梟亂天下又孰能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而裁節之哉

故子思溯源探本解釋名義以明其出於天命之自
然而不可加毫髮焉學者知之則彼紛紜乖謬之說
皆不待辯而自明矣予故曰前說能得子思之意者
也蔡虛齋謂當子思時未必人人知性道教吳志忠
謂舊說踈淺其亦誤矣定本後說人之所以為人道
之所以為道教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
天而備於我此五句前說之意既渾融而該括之學
者知之則其於學知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三句承接
甚有力言學者知之則聖人之道瞭然于心胸而彼
異言怪說不能遁其情矣因以故子思於此首發明

之一句作頓住既為明白然子思作中庸開道學之精蘊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子思豈欲播之齒頰亦惟出於不得已耳其憂道也深矣其慮後世也遠矣非熟玩而體究之安能得子思之心哉漢唐以來學者熟不讀中庸而得子思之心者絕少矣何則求道者在于躬行心得而非僅以釋文義也故又以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一句作總結精切周到真無毫髮遺憾矣予故曰後說括作者之意而於學者更加警策者也新安陳氏顧以為含蓄未盡其亦不思之甚耳

主靜說

性也者命於天而靜者也情也者感於物而動者也性之與情有動靜之異而其實則同矣譬之水水本湛然至靜至于風起波湧則小者為淪為漪大者為濤為瀾動靜頓異而其為水則同矣且水性本潤下動而為波為濤而未始不就下也至于霖潦俄集激之以暴風則逆流橫溢決堤堰沒田廬其害有不可測者人之性亦猶是爾性本善發而為情情能中節何嘗有不善但為人欲所激然後橫流四溢其惡有不可言者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乎靜使其

不至於欲動情勝而有過不及之差也所謂定之云
者如治水然從其性行其所無事不敢以私智激之
也所謂中正仁義云者性之德理之純無私情無私
意廓然大公以酬酢天下之變莫不得其宜而要以
靜為主所謂靜云者理之自然動而不動之謂也非特
無視無聽一念不萌之謂也夫天下之至動而不安
者莫甚於欲天下之至靜而不躁者莫大於理故有
欲則方寸之間紛紜錯亂而其應事也妄矣無欲則
胸中湛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靜固靜也其接物應
事從容閒雅雷霆震于上而色不變泰山崩于前而

目不瞬動亦靜也中正仁義周流循環以酬酢天下事物
之變而至靜無欲者未嘗不屹然存于四者之中而
為之主也苟非至靜無欲者為之主則固不能一天
下之動而四者皆為霸術矯飾之具與夫聖人之事
業相懸絕故周子自注其下曰無欲故靜此四字實
立言之樞紐也昔者諸葛武侯有言靜以修身非寧
靜無以致遠其亦默契於聖人主靜之學也歟雖然有體而

用有以行寂然不動朱子太極圖解以中仁為動為用以正義為靜
去休也感而通天下之為體蓋體立而用有以行故主靜之功在乎正
故者用也通者天下之義非正義之外別有主靜之功也文集已發未
印解則雖有而不知其義非正義之外別有主靜之功也文集已發未
靜者自然存乎其中

而動靜萬變以自為理
而無過不及之患矣
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也
精義一也
未上法動靜中正
以必為用言

發說云周子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予嘗
竊疑周子所云中正仁義者皆以應天下事物
之變而言屬動不屬靜其所云主靜則兼動靜
而言非偏于靜也明道程子定性書云動亦定
靜亦定乃此意程子益於周子之語所自得者
而朱子乃以中仁為動正義為靜然則惟中仁
能應天下之變而正義漢然不動歟抑四者周
流不息以應天下之變而一動一靜各有分別
猶春夏之為陽動秋冬之為陰靜歟予因辨未
得其解敢妄為之說實愧僭越他日得冰釋於

朱子之解當以此為芻狗朱子語類曰仁者靜
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
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
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慾之
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此說即周子所謂
靜者雖動亦靜也

仁以義為之仁以義為之仁以義為之
義以仁為之義以仁為之義以仁為之
朱子之解當以此為芻狗朱子語類曰仁者靜
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
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
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慾之
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此說即周子所謂
靜者雖動亦靜也

一定之理又曰即直靜而感而動此心之周流不息也朱子此說極
定理在此中哉
相犯此等言可說其所謂靜中之動可以見天地之心也是主靜之體也動中靜
思之正者謂分別是非所以不惑其身不見其人也此主靜之用也然則靜不偏
非動之者義者謂靜非動初也此有以見天理流行不息而主
裁度事物而為之靜無必執者為之也此
收斂之意所以為靜也此說他之

朱子之論靜也此有以見天理流行不息而主
裁度事物而為之靜無必執者為之也此
收斂之意所以為靜也此說他之

讀明道程子性說

性之說紛如兵而儒者皆以孟子性善之言為定論
至於告子生之謂性則既付之土苴孰有復主張其
說者邪獨明道程子性說揭告子之言為一篇主意
而於孟子之說猶有不滿者何哉孟子與告子反覆
辯詰竟不能折服其心蓋孟子惟知有天命之性而
不知有氣質之性所謂論理不論氣不備者也故程
子陳已棄之芻狗更開生面發性命之源委偉論絕
識雄跨千古而見道之明析理之精迥出孟子之上
矣蓋天命流行未賦於人但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

人生之後此理既墮在形氣中而後性之名始立焉故曰生之謂性然陰陽五行之氣聚而成質清濁純駁各自不齊清而純者其性全具無有不善濁而駁者其性為所拘蔽遂為不善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天命之理本有善而無惡陰陽五行之氣亦有善而無惡但細縕繆轉化生人物自不能無清濁純駁之異而其性亦不能無善惡之別然以理氣言之則理先而氣後以善惡言之則善先而惡後喜怒哀樂之未發何嘗不善但其所發或過或不及以歸於惡乃氣質使然故曰不是性中有善惡兩物相對而

生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然則告子之說亦豈可以人廢之但告子知有氣質而不知有天命之理直以氣為所謂論氣不論理不明也程子則以為性即氣氣即性若無此氣此理亦無所安頓告子之說善觀之足以發理氣之不相離矣若孟子之說雖精而猶有未備者夫人物既生之後其氣質各不齊其性便不是天命之全體而孟子溯源極本直以性為善是惟說繼之者善而不說成之者性舉上一層遺下一層謂之未備亦可也易所謂繼之者善此指天命流行未賦於人之前

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天命之真固無有不善然可謂之命不可謂之性竟不如生之謂性之現成的切也夫天命流行賦與於人其理一而已矣及人受之也其氣質各有不同其性亦不能以盡同均之水也流而至海不污是聖人氣質清明天命之本體全具者也流而未遠即濁是衆人氣質混濁者也出而甚遠始有所濁是賢人氣質清多而濁少者也均之水也其不同如是清者固水也濁者亦不可謂之非水也天下無性外之物人之為惡而謂之非性是有性外之物也而可乎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然性出于天而具於人雖為氣質所汨而天命之理未始不發見於日用動靜之間學者能加澄治之功得以消融變化其氣質則性之全體始復而天人乃歸於一矣此程子所以論性之本意也一篇議論似本告子而其旨與告子不同似駁孟子而孟子之意益以明備剖析精微開發蘊奧上自大易論語以至子思孟下及荀楊韓愈諸家之說舉皆該括苞羅于其中而諸家之是非得失亦昭然矣苟非造道之深者詎能至此哉

朱子答杜仁仲書云繼之者善易中本指道化

流行之妙而言明道却是就人身上指其發用
之端而言語類云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意
不同又云此段引譬喻亦叢雜如說水流而就
下了又說從清濁處去與就下不相續又云夫
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
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
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
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
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之愚嘗竊謂明道引繼之
者善其意與易不異即指道化流行之妙而言

其引譬亦喻人之氣稟不齊與孟子說四端者
微不同上下文理貫道無叢雜不續之弊朱子
所言皆可疑惟近思錄葉氏註似得程子意因
姑書所見待考

流行之說而高明道學也此其所以與
之端而高諸類云明道此道之者其
不同之云此道非高而高也其
下了又說此道非高而高也其
所說雖與高而高之說不同此道之
高而高之說與高而高之說不同
其高而高之說與高而高之說不同
其高而高之說與高而高之說不同

禘祭考

王者之祭莫盛於禘故禮大傳及服小記云禮不王
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
得禘禮明矣而魯以季夏六月禘周公於大廟此孔
子之所以不欲觀也禘之說紛紜不知所適從程子
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
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
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
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
祭也是一說也趙伯循曰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

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配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為配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為不敢褻狎故也朱子從之是又一說也愚竊謂先王之禮皆因人情制之人情莫樂於子孫之盛況王者之得天下乃祖先積德累善所致尤宜盡追遠報本之誠故立廟安神率子孫祀之然不可無親疏遠近之別故廟止七其祖之所自出者不得更立廟於是設禘祭之禮推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太祖以下既毀未毀之主悉升食于大廟使饗帝王之殷祭樂子孫之繁衍誠孝子慈孫事祖先

之大者也若其所自出者享于上而始祖獨配於下甚寥反不如禘祭之盛雖曰不敢褻狎亦非人情之至者也程子說似可從抑又思之明堂位所云成王以周公有勲勞命魯公祀以天子之禮樂是記者之妄也成王伯禽皆周公之所教誨而成其德者一為西周守成之賢王一為東魯創業之明主其不以非禮祀周公明矣明堂位周末陋儒所作篇中僭妄不可信者不少不獨是也呂氏春秋謂惠公請郊廟之禮王使止之魯頌閟宮謂皇祖后稷享以騂犧由此觀之魯之僭禮蓋昉於惠公之世非伯禽也朱子引

趙伯循之說曰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此亦可疑也禮記義疏曰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並不言以禘禮祀文王於周公之廟本文雖誇然實其時親見僭禮之所有而誇之也而說經者更益以事之所實無如趙伯循謂祀文王於周公之廟何據乎蓋始封於魯者實伯禽非周公故伯禽稱魯公周公不之魯故止繫以畿內之采邑稱周公不稱魯周公也但伯禽之封魯以為周公則周公為魯之始祖薨即祀之魯大廟而魯公又為始封之祖不可列之昭穆五世

而祧故別立一廟為世室至大禘則周公東向而魯公配之儼如王者之禘所自出而始祖配之矣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也此說於事理極為穩當蓋禘禮之意在於尊其所自出而不在於其祖故魯禘周公於大廟是以周公為主則文王不宜與焉義疏似可從

則未毀之主升合食于太祖謂之時禘至于三年而
既毀未毀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謂之大禘果若王
制之說惟春各祭于其廟其他皆合食于太祖則各
廟之主屈于太祖之時多而伸其尊之時少其主亦
數往來于太祖之廟頗為煩瀆恐非先王制禮之意
也若冬而禘三年而大禘五年而禘遠近疏數各適
其宜庶乎得先王制禮之意矣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經無明文惟公羊傳何休註引春秋說文當有據先
儒多從之獨張子謂禘禘每歲舉行恐不允

下士庶不祭高祖考

先王制禮使天下之人皆祭其先仁也然尊卑之分
不可以不嚴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上士
二廟下士一廟各立之制使不僭越義也是以天子
諸侯得祭及高祖而大夫以下不得及高祖其上下
之分甚嚴矣但高祖有服不祭無乃於孝子慈孫之
心不安乎故程子云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故大夫三
廟其昭穆二廟實具四世之主朱子答汪尚書書云
考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
廟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

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言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但干祫之制它未可考耳朱子此說以程子為是然答葉仁父書則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收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干祫可以及其高祖矣今用先儒之說通祭先祖已為

過此說則不從程子意亦為晚年定論案朱子所引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見于禮記大傳王肅云大夫士有勲大事為君所善者則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蓋大夫有時祭而無祫必有大功則得干祫及高祖干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祫是特人臣非常之祀豈可以此為例郊特性曰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注云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不但祭祖與稱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故云稱曾孫某謂國家也上士二廟事祖禘下士一廟祖禘共之又以

祭統廟祭之制考之三代之禮大夫士並不得祭高祖無復可疑朱子不從程子是也然我邦固無廟制上下皆祭及高祖則從程子之言得以盡孝子慈孫之心此亦禮以義起者也夫

○題官版韓柳文後

天保癸卯七月予歸東輿藕潢林公_君賜此書為贐予舊藏韓柳文皆闕因欲購一部久矣忽承厚貺如獲桓璧此書係官版近刻公特命工以薄葉紙印之瑩滑如玻璃字畫尤鮮明裱用褐色絹簽用淡青絹而以紺布為帙極為美本蓋公平素所置座右者諒非深情厚義過尋常遠甚其孰肯割愛而贈之予既拜受珍愛不去側夙夜精讀朱圈墨批爛然滿紙因得畧窺二家作法其蒙惠也大矣予受知於公_君今已三十餘年矣豈惟花晨月夕文酒歡會罄道從之抑予

之起門楣成名於都會者實公獎勵引重之力居多
焉每自感激思有以報効萬一未能而俄歸東奧能
無慨然于中邪然予年未至六十氣力猶健方且刻
心於文學異日或底于有成雖在東陬亦可以少報
焉蓋公之庇我我之報公固在于振起斯文也因題
數言以自勗且使子孫知公情義之厚而寶重焉

書渡邊竹窓孤山野記後

往予居江都鄉人來言渡邊竹窓翁嘗墅孤山極佳予
竊怪以為允當墅必釐石移樹穿山穿沼非拘中人
十家之產不易成翁儼然一儒生耳安能辦之蓋傳
者妄也今觀此記草舍一楹以雲煙為屏障以峰壑為
籬壁溪澗林樾為池為徑一從造物者所設不敢雜以人
巧是諒易成而秀麗絕峭則過於指十家之產遠矣鄉
人言果信因謂是山岷然孤起四眺清遠殆類西湖孤
山而翁襟韻瀟灑具林和靖風致是宜稱孤山豈止之
以其音同故訛歟但是山無梅而冒孤山之稱人當疑之

然翁胸中有梅千樹清香拂：自十指間發出為詩
為文玉如雪如固不遜西泠斷橋之觀則謂之孤山何不
可者聊書以質之

書渡邊施敬卷

學者之志於道其猶河之趨于海乎河出崑崙經積
石滔：汨：一瀉千里忽至龍門為急峽為束怒為
騰瀾懸為飛瀑澎湃澎湃響如萬雷之相激水亦苦
矣而未嘗須臾息也故卒能入于海學者之志于道
亦然起居寢饋未嘗忘也欣愉驩娛未嘗忘也憂患
窮蹇震懼未嘗忘也自少而壯而老以至于死未嘗
懈也故卒能至于道若夫一出焉一出焉如潢潦行
潦之水絕而復流安得至於道乎哉故學者當立志
志誠立矣雖欲不勉強得乎哉志或不立而流於

怠廢也。尤當惕然自警，使斯志復奮，如決千丈之陂而注之也。則學無不成，而道無不至矣。夫易懈者，學也。難立者，志也。苟非夙夜兢慎，不肯安於小成而痛自加鞭策者，其至於道也難矣。渡邊施敬，性渾厚，無稜角，其於學也，予甚愛之。然尚恐其志之久而或懈也，故為書之以勗之。

書或問卷之六

書新見益三卷

子之言莫精於論語

論語

孔子宇宙第一聖人，論語宇宙第一聖經。而其教人必以忠信為本，則士之所宜守者，舍此無他也。自道之不明，世皆刻心於利害得失之間，相軋以智巧，相欺以機權，或擠而又下之石焉。然一旦發露肝膽，皆現終不可得而掩焉。祇見其心，勞日拙耳。惟有志之士，凡事君蒞官，待朋友，接衆人，壹皆盡已而不欺人，利不苟得，害不苟避，心事皎然，如青天白日，莫往而弗忠信焉。及其至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而況於人乎？雖然，見道未明者，其行事自以為忠信不欺。

而或有不出于正則非真忠信也在易之无妄曰其
匪正有眚夫既无妄矣而又有眚者乃不正之所致
也此又士之所以貴乎講學明善也歟然則孔子
所云忠信者猶有不足乎曰否孔子所云者正固已
在其中矣余特懼夫士之能以忠信自守而其事或
不出于正也故發之

○上司成林公書

信謹啓前月初八尊翰自門人森田生達驚喜抃躍
如從天飛墜伏審台候清穆可勝浣慰公職重事殷
密勿不暇而垂眷愛賜翰教於數百里外信不肖何以
得之抑亦由辱三十餘年之舊知耳感喜罔知所喻
恭承前月伴接

天使有隅田川彩鷁之遊惠示高製三首薰沐拜觀想
見一時遊賞之盛使人不勝神往而詞藻精妙含風流
於莊重之中寓清雅於肅穆之間所謂毫髮無遺憾
波瀾獨老成者想亦京紳歛衽歎賞不已雖有僭批

之命而非信輩所容喙且與尋常之什不同故敢留
趙璧使弊邑好文者拜觀幸賜諒照餞送尊製和韻
甫成但辭陋意複無章法次第欲經公刪正然後淨
寫奉呈故敢以草稿達于左右甚簡慢請恕之所賜
貝原益軒君子刻三冊言近旨遠大有裨益于世教
亟使弊藩子弟誦之知用力於實學其承嘉惠不獨
信也弊藩土宜時雨松一筥製粗味淡不足獻于左
右然在都日公談次及之蓋公不喜膏粱惟淡是好亦
盛德之一事故附呈信奉別如昨倏踰數月俯仰今
昔為之慨然曹子桓所云風流雲散一別如雨者曠百

世而相感也維時冷氣淅然千萬為道自重以副區
瞻仰之心信頓首再拜

○答大槻恒輔書

一別半歲音問杳然思接芝眉而不可得忽於郵遞
得箋惠欣躍不能釋手文履佳勝實慰瞻企僕茲都
之日賢丈暨諸子錢送情殷義厚感激不可言時病
兒危劇老妻亦俄罹疾憂惶失措不得舉一觴叙別
極為黯然長途秋暑酷烈病兒羸瘦俱支梧入鄉詢天
幸也便欲裁一書以謝而賢丈華牘先到感愧兼深承
今秋昌平書寮加修葺學生皆退去待其竣功賢丈
以此間擇伊豆之勝從下田澳航海達于浦賀洵壯遊
也遊記已脫稿否須見寄示想亦江山皆落筆管欲

欲飛使幽遐絕勝益表見于世此乃文人極得意之事
雖南面之樂不敢讓也且承歸都後每見司成公輒
玉音及僕銘感殊深僕頃來教督稍劇然比之都下
蕭然如退院老衲近治山水遊覽最是易事第鄙意
以為歸藩日淺方當夙夜拮据竭力致消埃之報及歲
月寢久則薄遊溪山亦不為不可也是以封內勝區近
在咫尺而未嘗一蹶蠟屐官途情態如此不免青山
笑人也昨緣訪一士人過西郭窮僻處攀小邱望安
達太昂山是日雪晴千巖萬峰如瓊樓玉閣湧出閭
苑之上寒光爛然奪人目睛天風下來飄飄欲仙去惟

此一事差強人意其他無可為賢文報道者的便在明
日燈下匆匆作書語無倫脊幸諒之海寒保攝是祈
不乙

諒昭是祈

保

110X
329
16